

待得好豹归

本报记者 赵雪

初八、丹九、传承……这些名词是斑海豹的名字。它们被救助后，生活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救助中心的水池中。每一头被救助的斑海豹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。

从1990年至2025年，大连全市救助了400头斑海豹。而对斑海豹的研究早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。

60多年，三代人，从最初简陋的土办法到如今的高科技，他们将救助、保护斑海豹进行到底……

大连海洋大学的正门旁边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铁门，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每到傍晚，王震会习惯性地推开小铁门，去海边散步，听潮水一下一下拍打礁石，看海鸥在天边盘旋——那真是让人心静的时刻。

可他的心并不静，因为地下室的那几个水池又空了……

小铁门的后面是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，王震是研究院里的一位助理研究员，也是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团队成员。因为有着丰富的斑海豹幼崽救助经验，所以研究院的那个大大水池里平时总会养着几头救助回来的斑海豹。它们都被养得胖乎乎的，滚圆的身体在水里翻腾，偶尔还会探出湿漉漉的脑袋，用那双漆黑的大眼睛盯着你看，每当这个时候，王震便会满心欢喜。

王震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它们，看它们吃得好不好，精神怎么样。可一旦它们康复了、放归大海，池子里的水就放干了，整个地下室空空荡荡，连脚步声都有回音。有时候王震散步回来，路过的时候，人就愣一下，心里像是缺了一块。

“大海才是它们的家。”他这样对自己说。然后转过身，继续工作。

上岛

王震来自河北保定，小时候连大海都没见过。他第一次看见大海是在大学报到那天。

只那么一眼，他就被震住了：那么宽，那么远，蓝得让人想哭。

爱上海，研究海。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，王震正式成为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。

虽然从小就爱看《动物世界》，但王震却从没想过自己真的能跟野生动物打交道，尤其是斑海豹。

第一次在野外看见斑海豹幼崽的时候，王震远远地看着那个浑身长着雪白胎毛的小家伙，不敢上前，怕吓着它。而小家伙也用两只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他，透着萌劲儿与灵性。

王震偶遇斑海豹的背后，是研究院与斑海豹更深的渊源。

西太平洋斑海豹(简称“斑海豹”)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这种在唐代的《本草拾遗》中被称为“腥膻兽”的小家伙，是我国海域唯一可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。

辽东湾，是斑海豹全球8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。

每年10月份之后，斑海豹会陆续洄游，次年1到2月份，雌斑海豹便在辽东湾北部的浮冰上产崽。3月，近海冰雪融化后，辽河口入海口的幼崽出生地就成为斑海豹的聚集区，它们会在河岸的泥滩憩息、换毛，5月份以后才游离渤海。

斑海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水中度过，只在生殖、哺乳、换毛、休息时才爬到冰面或岸边，并且警觉性极高，发现危险会迅速逃入水中。因此，几乎只有辽东湾的渔民见过斑海豹踪影。在渔民口中，斑海豹有一个更能体现其灵敏度的名字：“海狗”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国内几乎没有人研究斑海豹。它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在哪儿生崽？有多少头？没人说得清。



这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叫娜娜。

本报记者 赵雪 摄



王震在喂养斑海豹。 本报记者 赵雪 摄



斑海豹幼崽在吃流食。(受访者提供)



王震在野外调查斑海豹。(受访者提供)

王丕烈是中国最早研究斑海豹的科学家之一，来自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院。直到去世前，他从事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已经超过50年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他就敏锐地发现，辽东湾斑海豹种群数量在急剧减少，并率先开展系统的统计与研究。

早期研究斑海豹，条件艰苦。没有卫星定位，没有无人机，甚至没有像样的船。研究团队就找渔民租一条破旧的小渔船，晃悠悠地驶往那些荒无人烟的小岛。

蚂蚁岛、虎平岛……这些在今天听起来名字很“诗意”的小岛，在当时的研究团队听来都是“苦海”，意味着无人、无水、无电、无信号。上岛一次不容易，上去就得住几天。支一顶帐篷，饿了就煮一锅方便面，白天用望远镜远远地数着斑海豹数量，晚上就躺在帐篷里数星星。

没有先进设备，计算斑海豹数量的方法看起来很土——数沙滩上的沙坑。斑海豹上岸休息时会在沙滩上压出一个坑。一个坑，大概对应一头斑海豹。无法判断斑海豹的洄游状况，就用木篦子将被救助斑海豹身上的寄生虫取下，再对照文献去辨别。研究人员就这么一个岛一个岛地跑，一个坑一个坑地数，经过数年努力，终于拼出中国海域斑海豹分布的第一张草图。

后来，“慢功夫”终有回报。一个个沙坑连成了一片保护区。1992年大连市政府在渤海辽东湾批准建立了大连斑海豹自然保护区，为这群精灵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。1997年，这一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。

一代代海科人，像前辈一样，一次次登岛探访斑海豹。

辽宁省海科院原院长马志强常常一个人上岛。有时候早上睁开眼，一头斑海豹就趴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，呼呼大睡。马志强也不惊动它们，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继续干活。

后来，鹿志田、田甲申、王震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接过守护接力棒的时候，条件已经比前辈们好了不少，但该吃的苦一样没少。

冬天出海，零下20多度，海风如刀，刮得脸生疼。2018年那个冬天，王震第一次坐破冰船去野外调查，吐得

七荤八素，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，但他咬着牙坚持，因为他知道，那个趴在冰面上的“小白团子”，正等着他们去了解它、保护它。

有一次，王震在冰面上观察一头母斑海豹给幼崽喂奶。母斑海豹的乳汁脂肪含量极高，为的是让小斑海豹快速囤积脂肪抵御严寒。看着小海豹趴在冰上，它的母亲则侧躺在一边，那个画面无比安静又美好——头顶是蓝天，间或有海鸟盘旋，冰面下是融化的海水，浮冰带着冰川特有的蓝色。那一刻王震觉得，这份工作再苦，也值了。

如今，研究斑海豹的技术已经大大进步，条件也大为改善。虎平岛和辽河口安装了实时监测系统，无人机可以高空拍摄，卫星信标可以追踪斑海豹的洄游路线。但人工上岛仍然是不可替代的——机器拍不到的东西，眼睛能看见，数据里没有的故事，心能感受到。

60多年，三代人，从沙坑到卫星，从帐篷到实验室。斑海豹的守护之路，也越走越宽。

嘶吼

守护斑海豹这条路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。

最让王震刻骨铭心的，是2019年那一次斑海豹盗猎案。

“瓦房店一个养猪场里，发现了大量斑海豹幼崽！”那天早晨，王震还没到单位，就接到了紧急求助电话。随后他和同事们急忙赶到现场。

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沉默了。一个四面透风的破旧猪圈，光线昏暗，地面肮脏。100多头斑海豹幼崽挤在一起，它们身上还披着白色的胎毛——这意味着它们出生还不到一个月。这群小家伙从冰面上被强行掳走，离开了母亲，被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已经十几天了。

那些幼崽个个瘦得皮包骨，冲着来人嘶吼，声音不大，却像针一样扎着每个人的心。

王震清楚，那声音不是凶狠，是深入骨髓的恐惧。

后续调查得知，盗猎者的目的是将这些幼崽卖给各地的水族馆或大型商场。斑海豹不像海狮那样拥有强有力的鳍足，无法站立表演，但可供游客付费投喂，不少商场会收养它们用来吸引人气，再加上斑海豹对水质要求不高，容易饲养，也成了不少水族馆的首选。

可这些盗猎者根本不懂如何照料哺乳期的幼崽——或者说，他们也根本不在乎如何照料。哺乳期的斑海豹需要母亲的高脂肪乳汁、温暖的环境和精心的照料。而继续留在这个肮脏狭小的猪圈里，它们只能等待死亡。

经过科研人员和相关部门的紧急救助，这100多头斑海豹幼崽，最终只有七八十头存活下来。

在后来的几年里，解救出来的斑海豹陆续被送到海科院接受后续照料。由于长期处于光线不足、水质恶劣的环境中，再加上幼崽之间的打斗感染，不少斑海豹患上了白内障，彻底失去了光明。它们的眼球里，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光斑。它们再也看不见蓝天碧海，看不见同伴身影，却都依然顽强地活着，依靠胡须感知水流的方向、寻找食物。

这起特大斑海豹盗猎案震惊了全国，也推动了我国海洋动物保护事业的重大进步。2021年，斑海豹正式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晋升为一级保护动物，水族馆买卖、繁育斑海豹也被纳入严格监管，制定了规范的程序。这意味着，任何盗猎、贩卖、伤害斑海豹的行为，都将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制裁。

再后来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热心市民加入到守护斑海豹的行列中，这让救助成功率大幅提升。每年1至2月，在斑海豹繁殖和搁浅的高发期，王震的手机总会调到最大音量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求助电话。有时候，深夜接到求助，他披起衣服就出门，哪怕寒风刺骨，从未有过一丝犹豫。

起名

在海科院的救助中心，每一头被救助的斑海豹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。

初八和丹九，是2026年2月被救助的两只幼崽。初八在锦州被发现，丹九是初九在丹东被救助。初八刚来的时候只有十几公斤，瘦得肋骨都看得见。王震每天给它打四五遍流食。

小家伙们一开始不会自己吃，后来慢慢学会了，胃口好得惊人。

还有一个名字，颇见深意。

传承，是海科院2026年3月人工繁育成功的第一只斑海豹。它的父母是一对患白内障的夫妇——也是2019年盗猎案的幸存者。父母看不见，孩子却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。大家给它起名“传承”，是希望它能传承父母的能力，重回大海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身上寄托着三代海科院科研人员的梦想：把守护斑海豹的事业，一代代传下去。

每个名字的故事，都蕴含着特殊情感。

王震记得最清楚的，是一只名叫九九的斑海豹。2022年，一名在大连蚂蚁岛划皮划艇的市民发现了一头斑海豹幼崽，当时它的脖子上缠着五六道渔网，深深勒进了肉里。也许是因为害怕，小海豹很凶，谁靠近就龇牙。救助人员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带回来。

救助时，王震小心翼翼地剪开渔网，发现它的伤口已经深入肌肉两三厘米，于是清创、缝合、消炎，帮它一点点养好。放归那天，九九还回头看了王震几眼，然后就消失在浩渺碧波里。

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一次在虎平岛进行野外调查，王震竟然意外地见到了九九，这事让他高兴了好几天，逢人就讲。

王震是靠斑海豹脖子上的伤疤认出来的——虽然每头斑海豹身上的斑点不一样，但换几次毛就难以分辨了，只有伤疤会永远留存。王震远远地看着，它趴在礁石上晒太阳，胖了不少，精神也很好。他没有靠近，只是激动得抿着嘴笑了笑，在心里向它问安，并送上一句祝福语：“好好活着。”

回家

对王震和同事来说，养一头斑海豹，比养一个孩子简单不了多少。

刚救助回来的幼崽，最怕的是不吃东西。它们离开母亲太早，还没学会捕食，胃又娇嫩，普通食物消化不了。王震和同事摸出一套“精品营养餐”配方：新鲜的鱼肉，剔除每一根刺、每一皮，用绞肉机打成细腻的肉浆，按比例兑入特制奶粉，再用热水烫到恰到好处。然后通过胃管一点一点打进去，不能太快，太快了会呛；也不能太慢，太慢了营养跟不上。

斑海豹是以鱼类为食，但是如今它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饼干、小零食。通过多年斑海豹救助、饲养等方面经验和技能积累，结合营养学搭配，市场上已开发出很多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海豹零食和营养品。

但也不是所有的救助都能成功，王震就曾有过救助失败的经历。有一只斑海豹晚上看着还好好的，未料到它在第二天就离开了世界。王震记得把它抱在怀里时，身体还是温热的。

活下来的斑海豹都要进行野化训练，这也是为放生作准备。先要教会吃饭——不是躺着等人喂，而是自

己去追、去抓、去咬。活鱼被扔进水池，一开始小海豹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会傻乎乎地看着。那就饿它一会儿，饿急了，本能就激发出来了，小家伙们会去抓住活鱼撕咬、吞咽。

那一刻，它离大海又近了一步。这些都会了，体检也合格，它们才会被放归大海。

每年4月16日是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，也是海科院组织斑海豹放归的日子。研究人员会给斑海豹装上卫星信标，然后乘船把它们带到合适的海域。斑海豹的智商相当于两三岁孩子，每次笼子一打开，它们经常是先愣一下，然后试探着滑进水里，游几米，回头看一眼，再游几米，又回头，有时候它们会绕着船转好几圈，像是在告别，像是在说：“谢谢。”

王震就站在船上，看着它们越游越远，直到变成海面上的一个小黑点，然后转身，对同事说：“走了，回去干活。”

传承

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保护斑海豹？”记者问。

“因为它们太特殊了。”王震答。保护斑海豹，保护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。斑海豹是黄渤海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——就像一位代言人，它们的存亡，折射的是整片海域的健康状况。气候变暖、海洋垃圾、过度捕捞，这些威胁最终都会反映在斑海豹的种群数量上。反过来，保护好斑海豹，也就保护了它们的栖息地，保护了海里的鱼、虾、贝类，保护了整片海洋。

所以它们被称为“渤海精灵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近5年，各上岸点观测到的斑海豹数量正逐年增加，整个渤海湾的斑海豹种群基本稳定。救助技术也越来越成熟，从1990年至2025年，大连全市救助了400头斑海豹。

如今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，遇到搁浅的小海豹该打哪个电话。

王震还记得，以前老一辈人说，穷的时候过年会捕老海豹，肉不好吃，腥！但好歹是口吃的。现在没有人这么干了。经济在发展，法律在健全，观念在进步。盗猎的人少了，举报的人多了；麻木的人少了，心疼的人多了。

前段时间，海科院正在探索采用面部识别技术对斑海豹进行个体识别。由于斑海豹的脸部特征较多，包括眉毛、眼睛、鼻孔、胡须等，所以“豹脸识别”是具备条件的。而这种“刷脸”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斑海豹数量重复计算的问题。

王震在海边散步时，总会想起“传承”出生不久的样子，它在水池里欢快地游着，不时地探出脑袋，用乌黑的眼晴打量这个世界。它不知道自己父母经历过什么，它只是活着，自由自在地活着。

这就够了。

王震有时候会想，等自己老了，不动了，会不会还有人站在虎平岛的礁石上，顶着海风，用望远镜数海豹？会不会还有人半夜接到电话，二话不说冲出门去救一只陌生的小生命？会不会还有人，愿意为了这些圆滚滚的家伙，一年又一年地守着这片海？

“会的！”他坚信。

因为那个在冰面上睁开眼的小东西，那双有灵性的大眼睛，已经征服了太多人的心；因为那些趴在礁石上晒太阳、在水里翻跟头、用胡须感知世界的生灵，值得被温柔以待。

就像毕淑敏在《非洲三万里》里写的那样——雨果先生听到过海豹之言，它们在说：人类，我从不曾杀死过你们，也恳求你们让我们活下去。这是它们的恳求，也是它们应有的权利。